

锦里诗苑

西域拾光(组诗)

李锐(四川)

加德满都巴德岗古城

古城,几个广场联通
鼓动古城的肺活量宽大屋檐下
老人闭目养神
年轻的摩托车族
像来自另一个时代,卷起
杜巴广场的尘土

“即使再没有什么,巴德岗依然值得来看”

在尼泊尔,前人之杰作
比如宝塔、宫殿
比如池塘的水槽与喷水口
至今活生生,让人惊喜多多

在博卡拉访大卫瀑布

水被深闺里的山崖所困
失落,有飞鸟接住
送往下一个加油站:
暗河深沉,层叠叠翠
水汽浮现,如雪如玉。
旱季偶有疏雨漫漫
半明半暗,或隐或现
浪花飞溅,彩虹便道道出场

飞越珠穆朗玛峰

雄伟沉涵于孤独
云层之上,你的形象引来
飞机舷窗边拥挤观望
没有什么高不可攀
人们赋予的,你未可知道——
众多的山巅上,白雪为谁而落?
倘若固化为冰
也有一些分解成水,投奔
波澜不惊的雅鲁藏布

村史馆(组诗)

黄世海(四川)

猕猴桃

薄雾渗透云朵,鸟儿用歌声
唤醒盘旋的山路远处,果农背出黎明
丰腴起猕猴桃上的露珠是时候了,我们一起走进马边
也允许我——在结满猕猴桃的园林
肆无忌惮地观赏眼前,树枝上那柔软的绒毛
粘在弯曲的藤蔓上
一条一条缠绕一起
搭在篱笆架上你看,漫山遍野的猕猴桃都在疯长
无论它们是红心,还是紫心
你若不认领几颗,或订购几筐
一定会迈不开脚步

夹江东风堰

鹅卵石与浪花撞击的声音
沉默不语,只剩下汨汨的流水声
回荡在钢钎凿开石头的印痕里在夹江,能够听见一条堰的喧嚣
就足够让我用蘸满岁月的浪花
塑造此刻的激情眼前,一条江牵引一条堰的躯体
并而向行。隐藏在水中的脚印
像石头上的伤口,一点都没有风化只是因为时光把往事刷得厚重
像筑堰人手掌上的老茧
斑驳在一道闸门上,接受风的洗礼多年前与一条堰有关的夜晚
——追忆忆水年华。像一曲民谣
至今,还在传唱

村史馆

车过石堰村,村中有竹,竹中有雾
雾中没有仙境。唯有
居住在此的一户户造纸人村口,竹影婆娑,岁月在此停驻
每一根竹子,都摇曳着张大千纸坊
过往与变迁,与人们的笑容纸浆堆起来的村子。竹子是砖瓦
立意和思想是梁柱,门楣上
泛黄的匾刻,守望着竹笋破土而出但今天,我只想在此读村史
不想居住。若一旦推开了村史馆的门

一双竹编的草鞋,就穿在了脚上

漂流(外四首)

骆海燕(浙江)

浪花卷起暮霭,滑入
大海的星梦
皮船掠过海的喧嚣
没有月光,也没有
海豚离去的身影
只有风,牵着贝壳的呜咽
漂流瓶起伏在
一滴蓝眼泪汹涌的疼痛里

舞台

兰指轻绕她的流年
舞鞋磨穿四季
鹤立的脚尖,踮起日出和日落
晃过甜美的微笑
胡桃夹荡漾出生命的涟漪
白色裙裾旋转
一朵朵蒲公英飞往
星月的舞台

鸟

长尾拖过昨日废墟
蝉在秋荡荡最后的激情
已被时光圈养
除了那群朱诺的鸟
还有一扇天窗
废弃的仓库在午后沉默
不该沉默的是生命的火种
一双飘落的孔雀眼,照见
左手心的萤火虫
右手边,一个黑夜在深邃

牵牛

不需要怀念逝去的昨天
连同那个善于遗忘的背影
随蚀骨的风一并飘散
雪白的月光缝合云朵的裂痕
等第一缕阳光剪断黑夜的脐带
你衔着青草的气息
在明日归来

窗外

一道落地窗,阻不断
来自如的视线
跃出窗外
与雀鸟一起飞翔与车辆一起川流
与荆山岭一起静默亲爱的
如同迷恋你嘴角的微笑
我是如此迷恋那些
形形色色的未央花
此刻,她们等待西伯利亚寒流
包裹不谙世事的玲珑心
挣脱天空最后的牵绊
我未曾收敛的羽翼
在归途的风中簌簌作响

一颗石头

张倩玉(陕西)

我是一颗石头
面朝黄土
向尘埃深处生长我会跟着风在溪水中徜徉
我自以为洒脱
自由是我的天性
而我所有等待的潇洒
是自我慰藉的良药
我假装坎井之蛙,故作强大我见过无数次日月升降,星辰变幻
我有无尽的生命和梦想
我躺在绒绒的辽阔草地
等着候鸟或昆虫将我送向远方
这等待可能是经年光阴
我无助且孤独地成长
或许,我曾爱上一朵花
娇艳欲滴,十分可人
却抵挡不住岁月的蹉跎我看着土屋变成楼房,
我看惯了人类的熙攘
和对科技的守望
万物瞬息变化
我曾以为时间会带来荒芜
却看着生命逐渐蓬勃
步入繁荣。当我将要释然,
又理解了生命之神奇
有与无的循环
没有尽头
从虚无中走出光来
我又开始执着有时雨水会带来淤泥将我裹藏深处
我是自然的女儿
无理由的亲切令我放心地酣眠
梦里的我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16 期有着短暂的甜美和蓬勃的生机
我可以生于土地
像万物一样归于自然
我羡慕那些绚烂的生命
和炽热的情感
甚至羡慕忙碌与争吵
忧郁与悲伤有时我会被带到城市
高楼大厦将我包裹
在这里我分不清南北方向
察觉不到四季更迭
忙碌的身影像穿梭的灯光
复杂的斑马线灯光辉煌
稀疏的星光洒下斑驳的影子
没有潮湿的淡水淘尽我的想象
外来的人在这里找到故乡和爱情
而我继续穿梭在大地听说石头没有思想
但我深知万物有灵
我有复杂而深切的内心
我是一颗石头
我热爱这片土地
热爱阳光与星空
我尊重自然与生命
尊重蜂蝉和蚂蚁
我也有激情与梦想我或许会被打磨粉饰
依旧可以惊艳四座
或许会与其他物品混合
成为砖泥瓦缝的衔接
我的命运还没有定数
阳光令我温暖,溪水令我清凉
我相信还有诗和远方我是一颗石头
我有着自由的梦想
我在尘埃深处生长
我知道这片土地的博大
看着万物在此蓬勃,继续生长……

校园新音

桔子花开(外一篇)

邹亚龙(云南师大附小四年级8班)

春天来了,我家院子
里的桔子树开花了。桔子
花洁白如雪,散发出淡淡
的清香,令人陶醉。每当
我走进院子,看到那一簇
簇洁白的花朵,我的心情
就变得格外愉快。桔子花虽然不如牡丹
富丽堂皇,也不如玫瑰
娇艳动人,但它有着独特
的美。它们小巧玲珑,像
一颗颗闪亮的小星星,点
缀在绿叶之间。每一朵花
都有五片花瓣,中间是金
黄色的花蕊,看起来十分
雅致。我最喜欢桔子花的
清香。那种香味不像玫瑰
那样浓烈,而是淡淡的、悠长的,让人心旷神怡。
微风吹过,香味就弥漫在整个院子里。我常常在
树下静静地坐着,闭上眼睛,享受这美妙的花香。桔子花象征着纯洁和希望。每当我看到桔子
花,我都会想起爷爷常说的一句话:“做人要像桔
子花一样,纯洁无瑕,心怀希望。”这句话一直激
励着我,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充满信心和勇气。桔子花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它们给人们带来了
无限的美好。花期结束,花瓣飘落,桔子树上就
会结出一个个小小的果实。这些果实在夏天会逐
渐长大,到了秋天,就会变成黄澄澄的桔子,带
给我们丰收的喜悦。桔子花不仅装点了我的院子,也装点了我的
生活。它让我学会了欣赏美、感受美,也让我懂得
了生命的珍贵和希望的重要。我静待明年春天桔
子花的开放,让我再次感受那份纯洁和美好。

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今年70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他
有一头银白的头发,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
眼睛依然明亮有神。爷爷年轻时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英勇的战
士。他总是喜欢给我讲自己年轻时在部队的故
事。爷爷说,那时候他每天和战友们一起训练、巡
逻,保卫祖国的安全。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从不退
缩,因为他深知保家卫国的重要性。爷爷曾在部
队中表现突出,荣立过三等功,这让我们全家都
为他感到自豪。爷爷很注重家庭,常常和我分享他的军旅生
涯,教我如何做人做事。他总是教导我做人要诚
实守信,对待工作要认真负责,对待家人要关爱
有加。每当我遇到困难或不开心时,他总会耐心
地开导我,给我讲一些道理。他说:“遇到困难不
要害怕,要勇敢面对,因为每个困难都是一次成
长的机会。”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爷爷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不仅教会了我很多
知识,还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我希望爷爷能一直
健康长寿,我会珍惜每一个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爷爷,我爱您!

一声蝉鸣似乡音

刘武洋(新疆)

“嘘——”炎炎夏日,此起彼伏的蝉
鸣声高亢而悠长,让夏季赋予更多更深的
诗情画意,我却认为蝉鸣是倾诉乡愁
的最好乡音。进入盛夏,我的心因生活的琐碎而
总会莫名烦躁。一声蝉鸣,思绪万千,引
我闯入蝉的世界,想象着那些隐藏在树
叶缝隙间的蝉,三三两两,挥动着“薄如
蝉翼”的翅膀,高昂着头颅,胸中气囊鼓
足干劲,对着生命大声唱歌。我悟出了蝉
活着的意义,只有将心扉敞开,发出自信
的鸣唱,生命才会因此而精彩。

蝉,又名知了。每当听到柳树榆树上

的蝉鸣,父亲总是偏着头往上看,也总会
有许多收获,那就是蝉蜕后留下的壳,
可入中药,名曰虫蜕或蝉衣,药性性寒
味甘。父亲摘下草帽,小心翼翼地把它装
入帽中,如获至宝。“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
着夏天……”一首熟悉的经典老歌《童
年》,让我回忆起那熟悉的池塘,熟悉的
榕树,还有那熟悉的知了声,这一切仿佛
都在梦中,若隐若现。身处异地小城,夏
天是凉爽的,没有炽热,偶尔一声蝉鸣,
让我惊心动魄。能回到魂牵梦绕的乡村,
能听到乡村悦耳动听的蝉鸣,已是一种奢望,遥不可及,这或许就是墨客骚人笔
下所描述的乡愁。唐代诗人贾岛耳畔的蝉鸣却别有一番
滋味。他在《早蝉》中写道:“早蝉孤抱
芳槐叶,噪向残阳意度秋。也任一声催我
老,堪听两耳畏吟休。得非下第无高韵,
须是青山隐白头。若问此心嗟叹否,天
人不可怨而尤。”听着阵阵蝉鸣,感受
着夏日的酷热。有了蝉鸣,夜晚就显得
惬意和清凉,也为我储存着童年纯洁
而唯美的记忆。“唯夫蝉之清素兮,潜厥类乎太阴。
在盛阳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实澹
泊而寡欲兮,一华横溢的曹植,在七
步成诗之后,写出了千古名句《蝉赋》。
名则蝉之清素高洁,实则作者命运多舛。
人生坎坷的我,又何尝不是一只奋力拼
搏的蝉呢?”蝉是大自然的精灵,蝉鸣与天气有
关,若天气晴好,蝉鸣便会异常响亮悦

搬新房

唐春元(江西)

盼,暮也盼,盼望有人能带他们走出大山。

1986年的一天,父亲兴冲冲地蹬着
他的“二八”式自行车从乡里参会回来,
当时已是傍晚,父亲摞下自行车就在场
院里呼喊:“大家出来开会!快滴快滴!”
“各家孩子跑家唤大人出来,不会,
15户人家都聚齐了。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仰着头,听父亲站在稻秧垛上给大家
喊话,“好政策来了!国家让我们搞新
农村建设……”四下里,夜幕低垂,炊烟
里透着稻米香,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眼
里闪着光,犹如星火,就要燃起旺盛的
奋斗火炬!我可着劲儿跟着大伙儿一起
鼓掌,那股激动和热烈,我终生难忘。大家说干脆干,父亲带领本村的户
主们翻山越岭,四处比选,大家最终确定
搬迁到楼梯岭下冲积扇平原上建设新
村。这里是两组山峦间的盆地,比原村土
地范围广,尤其是有瀑布泉水形成的溪
流贯原而过,这泉流甘甜清冽,冬暖夏
凉,大伙儿都喜欢上了这个依山傍水的
福地。父亲作为村支书牵头建设新村,他
开始写可行性报告,写了改,改了写,好
多次的深夜,我看见父亲在煤油灯下,写
着、比划着,无数次地奔波乡里跑手
续、办批文。

手续批下来后,父亲就带领大家建

砖瓦房,统一房子的外观,统一分配住
宅面积,为经济拮据的家庭联络建房
贷款……为了节省住房用地,在父亲的
规划下,我们15户人家计划建成联排楼
宇,整齐的二层新楼房一字排开,紧密
挨着,如同手牵手的兄弟,彰显“团
结互助,亲如一家”的建设理念。父亲
和大家讨论决定,这个新村仍沿用“小
坪岭”的村名,一是方便乡村管理,二
是寄寓对原生村文化的传承。这些,在
我们县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也有人提
议改为“石泉村”“楼梯岭”,但被大
多数人否定了。一个村的迁移是个大型工程。从手
工挖基地到上山砍伐、搬运木料,到四
里找岩石、河石砌地基石,挑黄泥,捣
泥浆,传递一砖一瓦,甚至打土砖作
为二楼间隔墙……集体建房的各种困难没有难倒父亲
与乡亲们,大家一起解决。村里几个长
辈与父亲带领大家丈量土地分田到户,
制簿造表,建章立制……父亲更是全
身心扑在新小坪岭的建设上,没日没夜。
那时候,我在乡里上中学。放学回家总
是见父亲很晚回来,人是瘦瘦的,但精
神抖擞,似乎不知疲倦。受父亲感召,
我也会投入到基建队伍里。记得有一
次,我和父亲帮邻居扛大梁,沉重的木
梁从我肩膀上滑耳,天阴或下雨,蝉的叫声沉闷,甚至
有些撕心裂肺。夏日里,伴着潺潺流
水听绵延的蝉声,就更加婉约有致,
妙趣横生,宛如苏轼的“饮风蝉至
洁,长吟不改调。”我也曾梦想着
像蝉儿一样的生活,餐风饮露,高
雅脱俗。又如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
隐墙》,“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
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
红蕖细细香。”和唐代诗人雍陶的
《蝉》,“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
愁我亦愁君。”渐行渐远的乡村
里,蝉鸣是夏季的主题。我坦言有
绿荫的地方,就有蝉绵延的歌唱,
那是蝉儿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我
知道有蝉鸣的故乡,就有牵肠挂肚
的人,那是对游子的思念和呼唤。一声蝉鸣,血浓于水的乡愁,温馨,
浓烈。
一声蝉鸣,原汁原味的乡音,深邃,
空灵。到我手肘上,我力量不支,顿时感到
胳膊一阵剧痛,我的胳膊脱臼了。父
亲靠他所平学时的中医和骨伤治
疗技术,迅速冷静地帮我把手接回
去,然后用草药给我敷上,我的胳膊
一个月后痊愈了。还有很多说不
完道不尽的苦,但全村没有一个人
妥协。历时两年,7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
在1988年3月春暖花开时,我们村
的新屋落成了。搬迁那天大清早,
12岁的弟弟举着火把走在最前面,
由于山道崎岖坎坷,弟弟多次跌
倒在山路上,但他始终举着火把,不
让火焰熄灭。我和妹妹扛着家什,
父母亲挑着箩筐在后头,那就是我
全部的家当。我们知道,新的好的
日子就要开始了!大家一路欢声
笑语,和一起搬迁的乡亲们喜笑
颜开地往新村奔去……一个人带领一群人,在党的好政
策下建设一个全新的村落。也许这
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星火,但对于
我们小坪岭村的每一个村民,却是
开天辟地的壮举。我见证了整个村
落的建设历程,理解父亲对这片土
地的深情。父亲带领勤劳朴实的
乡亲们,在清泉川流的楼梯岭种
植了大片竹林和橘树林,橘树林下
开了大片西瓜地,在水稻田种植
优质糯米和杂交水稻,在水源充
沛的莲田,种植“太空白莲”,我
们的小坪岭,成为乡里的先进富
裕村。年逾七旬的父亲,在2024年的春
天点亮了新楼的灯,向这片他深
爱的土地鞠躬,嘴里不停地说着吉
利话。